四庫全書

子部

畫禪室隨筆卷三

明 董其昌 撰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今年游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于黄庭像賛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不得更償之二

百金竟靳固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尚可摹擬遂書此論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送君者望厓而返君自此遠宋子京讀莊子至此遂欲沾巾予北上泊寒山為送別諸君子拈之

鬬鵪鶉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開籠于屋除中相鬬彌日復入籠飲啄亦太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

句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秉不繫之舟壺觴對飲翰墨間作吳苑酹真娘之墓荆蠻尋孄瓚之踪固已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唯求羊是群出則千峰萬峰與汗漫為侶兹予兩人敦此夙好耳

余游閩中遇異人談攝生奇訣在讀黄庭內篇夜觀五藏神知其虛實以為補瀉蓋道藏所不傳然須斷葷

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愧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于其家園園即文恪所投老唐子畏郝元敬諸公為之點綴者是日出其先世所藏名畫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軸趙文敏落花游魚圖谿山仙館圖又老米雲山倪雲林漁莊秋霽梅道人漁家樂手卷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余持節楚藩歸曾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里雨過輒有箭鏃于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視

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壁也壬辰五月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迴馭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瘿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

録視余丈室中惟置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研既雨窻靜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游遂為寫迂翁筆意即長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袁尚書媍無視孫女以餓縊死尚書善噉不能饜每市䴏為晩飡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别其貧都由此然每攜醜伎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楊尚書成在吳中負物望其家不貧而吳中人稱之不在袁公下以其淳謹安靜故令人無可間然耳尚書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大賊乃居此乎以爲蔡京也所謂不讀非聖書者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内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裔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黄門同行江南一日閣輿道上見陂陀迴複峰巒孤秀外長江吞山征帆㸃㸃與鳥俱沒黄門曰此何山也余曰𪗋山也黄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黄門與余一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堤之勝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可望不可登𪗋山可登不可望信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宴坐老僧
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天詩云人間四
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必此寺也

記游

武夷有大王峰峰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為魏王子騫曾
會羣真于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彫葉落
衰柳依依

洞天岩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寬可容三几二榻高三仞餘滴水不絶閩人未之賞也余創見而深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岩下有流觴曲水徐令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幽致追寫此景以當紀游

高郵夜泊望隅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為地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予行至滕陽嶧山在望火雲烟沙殆不復有濟勝具是日宿縣中官舍迺以意造爲嶧山不必類嶧山也想當然耳曾游嶧山者知余不欺人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游者不待按

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淨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常語哉以其取境真也象先荆南集不盡象先才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真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游是安得象先為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

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争賞先開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土人云

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存古甃與欄楯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三日三夜此花窣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靜雲度鴈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此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册子參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

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絶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突兀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宋人推廣山谷所得深于子瞻曰山谷真涅槃堂裏禪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爲區撿討用孺言曰總不如一句撿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也予書此于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足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烟生里閭春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吳門烟雨愁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衆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氣

烝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柱
席椎風便開尊琴月孤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王
江寧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
梧黃停橈坐對寒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
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
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

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語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塲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令朝浩蕩思無涯不免器小之誚

唐人詩律與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

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法書中未可當虞褚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凄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為文每磨墨數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

此皆得之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懐古詞于壁間知為介甫所作嘆曰老狐精能許以羈愬之士終不能損價于論文所謂文章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諛子其論之定者雖東坡無如荆公何太白曰崔灝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山瀑布曰不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于崔灝東坡

操戈于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丈人寘捜内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飯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見此以賓形主法也執管者即已游于其中自不明

了耳如能了之則柏柏成令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涸須于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叙荆軻刺秦王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煙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

乃謂注于不涸之原且如莊子逍遥篇鷽鳩笑大鵬須代他説曰我決起而飛槍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説鷽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后見辱喟然嘆曰與人辨我寧自辨此非代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

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有工拙耳最後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宫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曹孟德疑塜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疑塜七十二已自翻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于是七十二塜必無真骨此又翻也

青烏家專重脱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脉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

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雨都落在學士眼裡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却能以二事雖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為文少此氣味矣

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在學只在悟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喚做解悟了解時只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悦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真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閲時義閲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他神氣逼人處閲時似

然似不然欲丢欲不丢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處故窓稿不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為之哉必非初學可到且定一取捨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其舊不廢辭却不用陳辭不越理却不用

皮膚理不異格却不用畢瑣格得此思過半矣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乘

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搉閣一生若要做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若天空若海濶又令之極樂若曾點游春若茂叔觀蓮洒洒落落一切過去相見在相未來相絶不罣念到大有入處便是搉當宇宙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甚矣搭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于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搭法喻也又喻之于禪達摩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

修持三千相彈指了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

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為不及法何士抑能

盡其法者也故其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規

模絶迹令而後以此爭長海内海内益尊士抑矣

吾嘗謂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在必不

為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真血脉如堪輿家所謂正龍

有不隨時受變者其奇取之于機其正取之于理其

致取之于情其實取之于事其藻取之于辭何謂辭

文選是也何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理論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半晦以無方為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易知為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羣龍无首下語險絶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年佻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禄故不能迂其途以就先民矩矱是或一

說矣不曰去其太甚乎小講入題欲離欲合一口說盡難復更端不可稍加虛融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令一股之中更加複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來不可稍加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問文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竒而無偶不可稍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旣欲運思于題中又欲迴盼于題外若復快意直前為題所縛圓動之處了不關心縱才藻燦然終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

諸如此類更僕莫數一隅反之思過半矣

畫禪室隨筆卷三

畫禪室隨筆卷四

明　董其昌　撰

雜言上

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子美論畫殊有奇旨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虗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淨無塵涸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即妄心亦自消磨古人于散亂時且整頓書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即得訣未必能守之終身予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悟入遂不復留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非七真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語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

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廼得成龍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童子覔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曽識字因口授禮觀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于内外典豁然通曉腹為篋笥辯若懸河晉陵唐應徳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録行

于世因書此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修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為重皆有道者之言　寶幢亦善畫余于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闍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赤日中卧氷雪路吐語灑然似有得者

黄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顔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

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大波般若經六百卷此爲經之心般若有兩種所謂觀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圓通所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也余書此經欲使觀音皆觀自在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爲經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心經連讀失其義矣般若有三有觀照般若有實相般若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熏識趣無上菩提故書此流

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刼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生之言索隱行怪爲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娱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峰石迹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叅乎造化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東坡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摶之即堅凝氣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即此事也嵇叔

夜不逢石髓然已得爲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
但此中空洞無塵土腸即終日喫飯坐證眞乘矣觀
陳希夷于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銘略
曰鑿枘交攙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
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
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趣無翼而翔子
由亦云吾兄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即休山

盤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頹泉甚清頻
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車匪舟亦可相攸
東坡在海外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
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曰內翰一
場富貴却都消也東坡然其言海外歸至陽羡買宅
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
如邢樂志論固隱淪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
坡遠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曾念之乎湖上兩峰似已興盡惟此結梦為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為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宫書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于李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

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北海在當時恃文以名
後乃爲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噉蔗
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
如春蠶之作絲而歸于烏有然李廷珪以久特聞非
尤物也邪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彜罍之鼓干之劍斯之璽何
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研皆寄于金玉土石之殊質以

存于世而世亦處之于藏與玩之間唯墨不然以速朽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磷土石者

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為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為一法故評書者比之于龍何獨右軍岣嶁石鼓之旁出而為鐘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為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

近代唯豐攷功悟此三昧懿卜此卷覃思念年而彙之則先秦兩京之旁支犂然具矣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為枕中之秘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贋書滿海内世無照魔鏡誰為公辨黎丘余曰宋時李營丘畫絶少真跡人欲作無李論米元章見僞者三百本真者二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書輒令族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曰書種堂帖因為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死動于義氣也非是則郭解之假手何

異于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于廟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于哺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捐名脩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

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彩也而丹

碧以為前茅令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
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
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為阿時乎
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
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蘖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
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
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

則難圖矣

聖人不為已甚蓋以水清則無魚良師貴行時中蓋以

擊蒙則為寇然而國手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常因

愛人而損人是之與非猶禪家之有南北朋黨之有

古今也有如毫釐之差而鮮膚照之明則將聽彼之

自相混淆而一無所可否乎黒白未剖而主調停之

議則將聽彼之自相玄黄而兩無所權衡乎孔子作

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蓋言斷

也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讐而重作家之相讐勝于疇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厲由其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衆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

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于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于温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

兵再鼔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盖東坡筆鋭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為縱横之學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痺惡孰知

三省者有金剛劍南雍慎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荼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于露坐科頭者秪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也其為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于劉義慶世説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頤不無遜席馬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黄及其

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為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與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盡享連城如侍御楊公裒成此帙也耶山谷嘗為子弟言士生于世可百不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為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予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濶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攜米卷為剩物矣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熈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于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

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獨勝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心獨于兩地可入畫或以江上諸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静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胸静無他好縈故耶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楼遼王廢宫往見彈事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宫以廣第宅今按府志遼藩之廢在江

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官没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筆為真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為三絶碑曰元漫郎頌顔平原書并祁陽石為三殊可嗤恨石何足絶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為三絶耳因題詩令守鐫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塲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

飛烟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臣折釵黄絹森光恠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于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瞻飽喫惠州飯涪翁夜上浯谿臺杖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枝癢還留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米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濶之境余行

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刻促翰墨都廢未嘗成一圖也而有以盤礴詆余者余為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能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蓋山中題畫聊以解嘲云頃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其之子為屈軼所指非直烟霞罪過余口占二絕示之云蓬窗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楚畹衆香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曾彫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授薜蘿衣若憐白社酬裴迪可羡朱門薦陸機今

年穀日行三山道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且題于後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文自謂大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厥明聞已在彈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訊謂不知復詆何語予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達聽聽唯作書耒及今之罪案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各通罪過寧曰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其在斯乎予何敢望幼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為幸矣

宋時蘇黄書雖收藏之家輙抵罪何止及身此又非
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閒勳而系之以此
庚戌四月之望

禪悦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刦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
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三世古
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當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
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為一念相應惟此一念

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歴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寘心任運尚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余始叅竹篦子話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𡚁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從前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

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即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于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于龍華寺憨

山禪師夜談予徵此義瞿着語云没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没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脩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為禪悅之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

余重舉前義伯脩竟猶渣滓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于都門外蘭若中略披數語即許可莫逆以為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于彌留之際深悔所悟于生死上用不着遂純提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觧脱諸苦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適見袁中郎手摘永明

宗鏡録與冥樞會要較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閶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弟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能問程則未耳

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于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陸宗伯深于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參究宗乘復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夘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

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年五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辰惜時又

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已之論此亦吾

教中不為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上分明舉

五十三叅鈍置人此余讀華嚴合論偈也當念二字

即永嘉所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須

覿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

處此圓覺㬇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妄末妄徹真原

斬頭覔活無有是處

龎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箇是學人真牓樣閨中兒女漫悠悠古徳謂閨閤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閨閤中物即是悟迹如顔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碍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勸人脩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脩淨土皆以妄想

為入門至于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不退轉故
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
師心投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于諸聖唯心地與佛不殊故曰
盡大地只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唯論見地不
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
法性足目皆具是為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
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物壽相皆盡矣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揔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畫禪室隨筆卷四